如何避開瘟疫之眼 轉危為安

文｜宋紫鳳
圖｜Getty Images

劉伯溫說：「天有眼，地有眼。」其實瘟疫也有眼。回顧歷史上發生過的那些堪稱災難級的瘟疫，真的好像長了眼，緊盯著某一些人，卻放過另一些人。

瘟疫之眼有焦點

我們所能找到的最早的關於大瘟疫的記載，是摩西領著以色列人出埃及前，在埃及發生過的一場瘟疫。那一次，瘟疫之眼聚焦於所有頭生的孩子與牲畜。於是上自法老的長子，下至獄吏的長子，以至那片土地上所有頭生的牛、馬、羊……都未能倖免。

而距離我們最近的一次波及世界的疫情，即100年前的那一場西班牙大流感，瘟疫之眼卻盯上了20～40歲的青壯年，這個年齡段的死亡者竟占整個大流感死亡人數的一半，遠高於抵抗力弱的老人與兒童。

又如發生在中國明末崇禎年間的大瘟疫，瘟疫之眼鎖定了明朝人。從明朝的官員、軍隊到百姓，大批的人在死去。而與明朝作戰的李自成的軍隊卻並未受太大影響，至於清軍則完全沒有受到瘟疫的侵擾。

瘟疫之眼聚焦於誰，誰就難逃厄運。

瘟疫之眼亦有盲點

如果說瘟疫會聚焦一部分人，那麼瘟疫同時也一定會繞開另一部分人，瘟疫之眼有焦點，亦有盲點。

譬如剛才提到的明末瘟疫，瘟疫之眼盯住明朝人的同時，卻對李自成的軍隊，對清人的軍隊視而不見，反明力量似乎處於瘟疫之眼的盲點。

類似的例子還有發生在公元前5世紀，令雅典就此一蹶不振的那場雅典瘟疫。瘟疫之眼鎖定了雅典人，卻放過了與雅典人短兵相接的伯羅奔尼撒人。

又如中世紀的黑死病從意大利開始禍亂歐洲，但是，當中歐、西歐幾乎全境淪陷時，位於重災區佛羅倫薩以北的米蘭卻被繞過，在疫區的包圍中，在瘟疫之眼的盲點區，米蘭安然獨存。

中共病毒的瘟疫之眼

回顧歷史，每一次瘟疫來襲，都像一場事先部署好的行動，有其特定的目標、有其既定的範圍，人們對此只能明確感知，卻難以做出解釋。而當下這場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疫情，亦有其特定的指向。

是的，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將這場疫情稱為中共病毒或中共肺炎。所以然者，不只因疫情發源於中共治下的武漢，還因越來越多的人發現，中共病毒疫情嚴重的地方，不論是國家、組織，或個人，都有一個共性——那就是與中共有關。而這一共性，或許正是當下這場疫情中，瘟疫之眼的焦點。

被病毒「聚焦」的國家

以國家為例，疫情最初是從中共治下的中國傳出，而中共治下的中國在這場疫情中也受害最深。當疫情開始向世界範圍傳播時，伊朗、意大利、韓國等國家首當其鋒，這些國家或者是在意識形態上及政治立場上與中共接近，或者是在國際合作上及經濟往來上與中共過從甚密。

被病毒「關注」的組織

以組織為例，前面提到伊朗作為一個親共國家，疫情十分嚴重。而伊朗政府作為一個親共組織，亦是受害不淺。包括第一副總統埃沙克·賈漢吉里（Eshaq Jahangiri）在內20多名高層政要染疫，其中至少6人已經去世。

又如梵蒂岡作為一個宗教組織，共有830名常駐人員，卻傳出包括羅馬教區主教，多納提斯主教在內的7名神職人員感染中共病毒，感染率遠遠高於意大利全國的平均數字。而梵蒂岡近年一直在向中共示好，可謂有目共睹，如2017年2月，梵蒂岡宗座科學院（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）舉辦「反對器官販賣峰會」，竟邀請嚴重涉嫌活摘器官的黃潔夫和王海波為嘉賓，被外界普遍認為是為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洗白。2018年9月，梵蒂岡向中共妥協，對中共治下所謂天主教愛國教會的7名主教予以承認。教廷這一行為被中國地下教會信徒稱為是對天主教的背叛。2020年1月，教宗方濟各不顧中共隱瞞疫情的罪行，竟公開為其站臺，稱中共為遏制疫情付出巨大努力，可謂極盡諂媚。

再如華爾街財團，一向與中共交好。美國諮詢公司RWR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羅傑·羅賓遜（Roger Robinson）曾估算，華爾街在20多年中向中共「輸血」總額約為30000億美元。而再早的2016年，摩根大通銀行曾被聯邦政府處以鉅額罰款，原因是摩根大通於2003年開啟了一個名為「子女」（Sons and Daughters）的項目，聘請中共高官子女，因而違反《反海外腐敗法》。此次疫情中，華爾街財團幾名資深高管先後染疫，包括：摩根斯坦利首席執行官詹姆斯·戈爾曼（James Gorman）、華爾街知名投資銀行傑富瑞（Jefferies）的首席財務官佩格·布羅德本特（Peg Broadbent）、摩根大通前資深高管比爾·派克（Bill Pike），而後兩位已經去世。

被病毒傳染的人群

以個人為例，據明慧網報導，網上傳出的一份中國某單位內部統計的2月分染疫死亡者名單顯示，中共黨員占88%。另外，網絡流傳出的另一份某村鎮在疫情期間所謂「因公殉職」人員死亡名單顯示，截至3月17日，該地區有329人死亡，職業包括：警察、醫生、護士、公務員、村幹部。其中死亡者是中共黨員身分的有217人，高達2/3。

至於世界各地的染疫者，雖然不會是中共黨員，但從眾多個案中，也可看出一些規律。如3月19日確診的摩納哥國王阿爾貝二世，是全球首位染疫的國家元首。他在位期間曾10次訪華，與中共十分親近。2018年，摩納哥與華為簽署協議，成為首個5G覆蓋全國的國家。此外，摩納哥也表示有意參與「一帶一路」項目，被北京當局稱為中歐合作的「先行者」。

又如，香港知名男高音莫華倫被確診染疫，還一度進入重症監護室吸氧。莫華倫多年來為中共站臺，2015年起任中共北京市政協委員，之前還曾是珠海市政協委員。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議期間，莫華倫不顧港警與中共軍警對港人犯下的綁架、性侵、殺人等暴行，高調撐警。2020年春晚，莫華倫亦出場參演，為中共粉飾太平。

再如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·巴科（Lawrence Bacow）夫婦也被確診染疫。眾所周知中共一直在大力滲透美國學術領域，而哈佛大學正是其滲透重點。自2012年以來，中共以禮品及合同的形式向87所美國大學提供了約6億8027萬美元，其中哈佛大學以獲得捐款7927萬2834美元排在首位。過去20多年裡，哈佛大學的肯尼迪學院為中共培訓了上千名中共官員、軍隊將領，被戲稱為中共第二黨校。今年1月28日，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、納米領域知名科學家查爾斯·利伯（Charles M. Lieber）教授被FBI逮捕，震驚學術界。利伯被指控向調查員隱瞞其參與中共的「千人計畫」。

如何避開瘟疫之眼

只要找到瘟疫之眼的焦點，它的對面就是盲點，那裡將是我們的安全島。如果說中共病毒鎖定了中共，那麼，對中共有著清醒認識，拒絕與其為伍、為其站臺的人就是站在了安全島上。

如香港反送中運動中，大批香港人已用頑強的抗議行動表明不屈從於中共暴政的信念。臺灣大選過程中，從臺灣政府到民眾，對中共已有充分清醒之認識，並早在中共病毒爆發前就與中共處於政治隔離狀態。於是疫情爆發後，臺灣與香港兩地離中共大陸最近，但疫情卻最輕。可以說，臺灣、香港兩地的情況已經讓我們看到，遠離中共，就會被瘟疫遠離，就會登上安全島。

歷史上的瘟疫中，也有人開始被瘟疫感染，但後來又得以康復。換句話說，即使被感染，即使無疫苗，即使無特效藥，人們還是有康復的可能，只要能夠及時轉向，避開瘟疫之眼的焦點，進入安全的盲點。

而在當下的疫情中，這類的實例屢見不鮮。前不久發生在西班牙的幾例肺炎感染者康復的實例令人振奮，堪比奎寧、瑞德西韋的出現一樣，令人信心大增。

幾位康復者皆是西班牙第三大黨VOX（也被譯作聲音黨、呼聲黨和民聲黨）要員，分別是黨魁阿巴斯卡（Santiago Abascal）、秘書長史密斯（Javier Ortega Smith）、黨派發言人奧洛納（Macarena Olona）。3人不幸感染中共病毒後，VOX黨頻頻針對中共肺炎發聲，4月17日，VOX更在歐洲議會提出議案，要求對中共病毒進行獨立的國際調查，調查病毒起源以及世衛與中共關係，並針對全球大爆發的疫情向中共追責。接下來，神奇的事情出現，3位染疫的要員，肺炎測試都轉為了陰性。

疫情中康復的例子還有很多，有些經歷堪稱神奇，會在以後的文章中再與您分享。說了這許多，也總歸一句，希望善良的人們都能避開瘟疫之眼，早日登上安全島。

最後，心有所感，發言為詩，錄之如下，算作結語吧：

大疫來襲，幾人還迷？
歲在庚子，天發殺機。
病毒為矢，中共為的。
劫滿九九，世事如棋！

孫力軍倒臺內幕不尋常

文｜李文隆

中共官方4月19日晚間宣布，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被調查。官方並未披露孫力軍具體所涉何事。但公安部長趙克志在開會時似透露端倪。和過往政法系高官相比，這次孫力軍落馬有何異樣內情？

目前官方認定孫力軍犯甚麼罪還不清楚。不過中共公安部長趙克志19日晚迅速召開會議，表態「堅決擁護對孫力軍審查調查」。趙克志在會上說：「孫力軍長期以來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、不守紀律、不講規矩、不知敬畏，肆意妄為。」

有分析認為，文中又提到孫力軍與此前落馬的「大老虎」周永康和孟宏偉，表示要從多方面肅清周永康、孟宏偉、孫力軍等人「流毒影響」，而對黨員幹部妄議中央大政方針、陽奉陰違、當「兩面人」以及執法犯法等及貪汙腐敗問題應嚴厲懲罰。就是說對習近平忠誠得還不太夠，但為甚麼在公安部這麼久，升到了副部長，到現在才動手呢？

孫力軍知道得太多？

孫力軍現任公安部黨委委員、副部長、中國法學會副會長。此前歷任上海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副主任、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、公安部黨委委員、一局、二十六局局長、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、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。他一直以來都為當局執行重要任務，包括今年初親赴武漢督導抗疫、過去曾打壓法輪功、709律師大抓捕等，他又曾當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，被指是「銅鑼灣書店事件實際操控人」。

自由亞洲電臺援引北京歷史學者章立凡表示，孫力軍不但幫助當局處理一些如法輪功及709案敏感的事件，而且還處理港澳臺事務，相信當中他是得悉不少機密的信息。而知道太多秘密的人，都沒有好下場，這次孫力軍的情況也不例外。

代罪刀把子威脅上級？

北京時局分析人士華頗在接受希望之聲電臺採訪時表示，因為政法系統時時刻刻都在發生作用，如果政法系統這個刀把子出現了問題、出現了停擺，可能社會就出現重大的問題了，所以習近平對政法系統的清洗是講策略的、是逐步進行的。現在政府公安部，從部長到副部長都換了，人不是分流、撤職，就是退休，孫力軍的落馬也是政法系統的清洗必然的重要一步。

目前公安部官方網站顯示共有11名高層官員，依次為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趙克志、負責日常工作的副部長王小洪、孫新陽、3名副部長（杜航偉、孟慶豐、許甘露）、反恐專員劉躍進、政治部主任劉釗、副部長林銳和兩名部長助理聶福如、陳思源，多為近兩年新任或新調整。

華頗認為不管孫力軍屬哪一派，最主要要看是否服從命令。作為中共迫害人權的刀把子，完成黨的任務表現出色，對人民當然是壞事。華頗提到幾個迫害人權的案子，認為在這種體制下，在那個位上的人成操刀手，但也會產生反作用，讓上邊顧忌，所以那些刀把子的下場註定不妙。

涉反習政變被拿下？

另有中共內部知情人士爆料稱，近期傳出政變風聲，孫力軍被拿下，意味現在習近平控制了局面。據指，孫力軍的職位相當於之前汪東興的位置，可以決定「政變」哪一邊贏。孫力軍既是江派，又是倒習勢力人馬，他的落馬是習近平要解除對他本人的威脅，這個局如果出問題，對習近平的威脅太大，這種威脅大到可以讓他性命不保。

孫力軍曾任公安部一局（國內安全保衛局，政治保衛局）和二十六局局長、中共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。知情人士表示，一局和二十六局都是公安部的「政治保衛局」。「政治保衛局」的權力比國安的權力還大，下面有12個處，它的職責包括監控中共元老、保衛中央等。「政治保衛局」控制所有政治局常委的家屬、行蹤、竊聽設備、安全保衛都屬於這個局，對每個國家領導人的動向瞭如指掌，協調國安部、中共公安系統負責的搜集情報、民族宗教、反顛覆破壞、境外組織都屬於它管，境外的親共組織、特務、間諜也都屬於它管，由它來培訓、管理。

知情人表示，孫力軍被拿下，真正原因不是因為香港的事情，也不是與疫情有關，而是因為近期盛傳倒習、政變。